



^ 16
2810
45



16
2810
5

昭和三十年
一月十八日

身齋文集卷七

克齋倫研覽

平定張穆

事略

故內閣學士前倉場侍郎會稽莫公事略

公諱晉字錫三一字裴舟別署寶齋會稽人曾祖文炳祖朱謨父大邦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於潛縣訓導母李太夫人先繼妣之姑母也公生後三月而適母蔣太夫人亦舉子曰階故於潛君以公嗣亡兄名揚後幼惇敏至性過人年五六歲則能以嬰兒戲百計娛其嗣母母忘已之寡無子也讀書不假約束晝夜不自休止十歲九經已略徧稍

長遂研穴貫申心解神契以能文雄浙東西年十九補縣
學生員旋丁蔣太夫人憂諸城寶東皋先生大興朱文正
公先後督學浙江皆器異公試必第一及當選貢因引用
班書筆誤一字文正疑之置弗取東皋先生接任乃以優
生貢成均時乾隆五十七年也次年三月赴朝考始游
京師祭酒法梧門先生那文毅公山陽汪文端公振興太
學號極盛梧門先生嘗精遴兩舍生之器堪公輔才任著
作者十人而公爲之首五十九年中式順天第三名舉人
六十年中式第十九名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
編修嘉慶元年散館一等三名二年充國史館纂修三

年二月大考二等一名超授侍講五月充福建鄉試正
考官得士鄭兼才等八十八人八月

命提督山西學政四年二月轉侍讀三月遷右春坊右庶
子四月升侍講學士

仁宗鑒公純實授意軍機大臣寄諭公密疏官吏之賢否
而舉劾之其被公舉者前後蓋二十餘人以密疏無知者
六年冬任滿還朝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

實錄館纂修五月

派教習庶吉士十月充武會試副考官八年轉侍讀學士
三月大考二等五名四月調通政使司副使九年二月

上幸翰林院隨扈諸臣分韻賦詩公與焉七月升太僕寺卿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得士譚仲璐等二百四十八是月復升太常寺卿十二月

命提督江蘇學政十年五月遷通政使因催提學租奏署蘇州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

飭交兩江總督鐵保查辦嗣奉

上諭此項學租鄂雲布因莫晉節次催提卽借動貯備項下湊齊解清比較向年批解月日並無遲逾其申復文書亦並無含混所有鐵保請將鄂雲布交部察議之處著暫行緩辦至莫晉始則用文催提繼因自行查出行文遲延

致書鄂雲布自認冒昧唐突此事已可完結乃又續行陳奏畢竟該學政於鄂雲布有何意見齟齬之處著據實明白回奏公奏稱蘇州藩司每年應解學租銀二千八百兩爲給廩振貧之費本年二月藩司汪日章批解一千五百餘兩尙應補解一千二百餘兩臣於五月十七日行文催提延至閏六月末該署司鄂雲布絕不申復因於七月初四日另文行催恐該司仍置不復并寄書告知情節始於七月十五日將銀解到查四年學租係次年二月解完五年係次年五月解完六年係次年六月解完七年係次年閏二月解完惟八年係次年七月解完是時歲科試已周

振貧已畢祇餘給廩一節爲七月中需用之項遲解尙屬有因至歲試年分給廩振貧隨棚須用安得援上年遲解爲例本係逐年延緩因據其最遲者謂比較月日並無遲逾勢必致臣衙門辦公掣肘況各屬學租因何不敷批解該司理應聲敘明白乃並無一字提及祇稱解存學租僅震澤婁縣等四學暫借河工銀兩俟解有學租本款歸還似乎各學尙多未解迨再經行查又稱因災蠲緩者十三學其餘並無未解夫蠲緩僅三百餘兩何遽不敷至于有餘金若旣經全解本款又何以不敷臣因其前後抵牾疑或從中舞弊是以飭令嚴懲書吏并清查條析具覆該司

更不清查亦並未條析轉謂呈覆初無含混書吏無庸懲治玩公護短情節顯然藩司爲錢糧總彙之區倘任其侵那弊將不可勝言故不敢不敬陳以備

攷察至臣致書該司因臣衙門書吏行文遲延將七月初四日公文倒寫爲閏六月十五日經臣查出重責再札知該司自認疏忽誠以誼屬寅恭凡事當推誠相待不敢稍存回護旋據該司復札稱仰見公正爲懷虛中若谷頗以臣辦理此事爲是詎意今復援此以訐臣過公文遲發責在司書冒昧唐突幕友率筆要其得夫皆臣自當之至其該司素未謀面並無意見齟齬之處設挾有微嫌而倚摭

其短假公濟私豈能逃

聖明洞見乎十一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四月疏請審案責成督撫曰伏見

皇上每遇地方上控案件除發交督撫就近審訊外間復特派大員馳往查辦良以案分輕重因事制宜總期下無冤民上無留牘歸於訟簡刑清而已惟近來京控案件日漸繁多

簡派之員紛紛四出不可不防其流弊臣以爲吏治之張弛責歸督撫誠使方面大員能體

皇上勤政愛民之心以爲心慎擇屬吏詳求民隱百姓之

負屈於地方官者應無不可求申於督撫豈有近舍省會而遠愬京師之理今之上控者如果屬冤民則必督撫公正之聲名未孚眾望也如其爲奸民必訟棍刁翻意在脅制官長也夫大吏無以取信於下而人心不屬則上下有睽隔之憂小民無所畏忌於上而告訐頻興則官民有爭勝之患閭里愚氓見不及遠第聞欽差往來絡繹或且私心揣測以爲

皇上漸不信外官飾詞聳動即可僥倖圖翻臣恐上控之案益多而所言益以無據迨至派員審結平反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坐誣之獄因是又眾矣且督撫審辦之案或有

翻控可派

欽差覆勘若

欽差審結之案仍有翻控則是曲直是非終無定論而許訟永無了期也豈我

皇上息事甯人之至意哉竊謂宜明降

諭旨嚴禁浮囂險健之風一切案情未經督撫而赴京越控者概不準理或督撫縣案未結定讞失平上控京師自非關係重大仍

飭交督撫親提審訊倘再有不實不盡之處被人控告然後續發

欽使一經究出實情將原審督撫從重議處勿貸民知上控案件仍歸督撫審辦自不敢以鄙俚荒誕之詞上瀆天聽自罹誣罔重愆督撫知交審之案一有不公獲罪且將不測又甯敢權宜艸率袒庇屬員以自取戾乎似此靜以安民嚴以馭吏或漸可振官方之媮情挽習俗之澆漓臣職任采風官叨司憲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願詳察利弊而酌其中焉

優旨報聞是年冬還 朝十三年三月

派充大挑舉人大臣五月

派充教習副總裁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得士李炳春

身列卷一
等九十四人十四年丁李太夫人憂回籍十五年巡撫阮
公元聘主蕺山書院講席十六年八月疏言臣於前歲二
月丁內艱回籍扣至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服闋當卽由地
方官呈報起復在案理應剋期就道何敢逗留緣臣父現
年八十前臣迎養在外得以朝夕相依今步履維艱勢斷
不能遠出臣並無子息惟胞弟一人從幼怯弱不任家務
因病不赴鄉試已十餘年臣父服食起居一切需臣料理
本年三月閒感冒風寒淹卧牀簀臣奉侍湯藥數月不離
寢門近雖小瘳而氣血全衰非臣日在左右難爲調護自
服闋以來裴回瞻顧將欲久依膝下則 國恩未報何能

孳戀 闕之忱若遽遠宦都門則親疾未瘳又恐重倚間
之望衰年多病離別增憂萬一風樹不甯勢且

君親兩負伏查例載親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其終養
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亦準終養臣念報親日短卽欲遵
例陳情而臣父以臣受

恩深重何得援照常例父年雖邁一息尙存猶望臣及時
報效不可以私廢公特命臣專摺請假且看將來病勢如
何再行據實具奏爲此謹遵父命瀆陳

聖聽伏祈

皇上暫行賞假準臣在籍養親倘邀天幸父病獲痊臣稍

可分身卽當趨赴 闕廷恭候
錄用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得

旨俞允十八年於潛君卒二十一年八月起復入都十一月補副都御史先是公嗣母徐太夫人卒公方以諸生有聲於時於潛君恐遲公上進令仍以從子持爲伯母服公因病癘失足墮池水幾殆越三年病瘥乃復出試而承嗣之議遂寢及是首陳奏曰臣胞伯名揚中年病故有一子未及成人而殀越數年臣父大邦生臣及弟階初擬將臣出繼伯父爲後及臣年稍長頗爲父母所鍾愛而弟階自幼多病臣父恐其成立難保乃命臣以嗣子爲伯父主祭

而考試三代暫用本生父名辛卯壬辰以後臣父會試六次留京時多在家日少遂致蹉跎未及呈改學冊迨臣乙卯忝入詞垣臣父卽寄書至京命臣遵照前議報部出繼臣竊念本生父母現皆在堂承繼考妣久經去世從前不早正名今甫得一官遽改三代轉似有規避短喪情弊無論部未必準行卽人子之心亦何忍自外所生改從降服情願俟父母百年之後定名出嗣庶幾公義私恩兩全無憾臣父與族人商議僉以爲然事遂中止及癸酉八月臣父患病彌留於卧榻前執臣手而命曰自汝通籍後吾屢沐

覃恩三受

誥封而汝伯父僅得

貶贈一次吾常耿耿於心汝將來起復補官當將此情上

達

天聽改正宗祧指日恭遇

皇上六旬萬壽倘蒙

恩施格外俾汝伯父得一體同膺

誥贈吾當含笑於九原矣臣泣而志之不敢忘茲臣本生
父母喪葬已畢出繼長房並無違礙爲此遵父遺命披瀝
愚誠伏乞

皇上飭部注冊將臣父大邦改爲父名揚以成臣父未竟
之志實屬幽明均感銜結難酬至臣係例應出繼之人前
不能諭親於道早以義斷恩後不免委曲從權幾以恩掩
義雖父在不得自專究由臣調停未善事關倫敘不比尋
常細故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奉

上諭莫晉著準其出繼胞伯其從前因本生父母尙在不
忍自外所生亦無違礙著免其議處十二月升任倉場侍
郎公被

仁宗眷篤由翰林不十年擢至三品三典鄉闈兩任學政

其供職京師實不過四年耳初起復入見
上念前揚州刊刻全唐文時公會任校勘

特命補賞給書一部又嘗因常州幫武弁旗丁與辦漕各
州縣互訐牽控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
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爲屈因各執奏
陳辨

上前

仁宗命軍機大臣傳問卒從公議今通州督署滿漢各寮
各榜和衷報國四字

仁宗綸音也二十五年京察以各幫米色乾潔驗收無滯

下部議敘道光二年御史常賡奉請以放代盤不必按期
派倉戶部初不以常賡奏爲然已而議自本年三月起以
五倉進米三倉輪放放竣再派三倉其現放之倉一概停
進新糧公與滿侍郎和桂奏言窒礙難行請仍照嘉慶十
四年成案辦理戶部復奏現屆新糧進倉準其暫緩盤查
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輪應開放之倉陳米顆粒不存隨
時報部驗明後再行收進新糧奉

旨著倉場侍郎將京城十一倉全局妥定章程因合奏防
弊八事一本年七月輪應儲濟興平祿米三倉開放甲米
但查弊須出其不意非常例可拘應由戶部於六月底開

列十一倉全單恭請

欽派城內二倉城外一倉從七月起陸續開放至盤竣一倉如有虧短立即奏明懲辦若有多無少則報部驗明接放下次應盤之倉俟三倉全竣臣等照例陳奏一次以昭慎重一嘉慶十四年只盤舊米不盤新米現存米石多於從前幾及兩倍若依舊出陳留新恐盤查日久防範難周勢不得不新舊接放埽數出倉庶免那掩之弊應將派出三倉所有嘉慶二十四五兩年及道光元年之米先行放竣再接放本年新糧以杜牽混一粟米麥豆不耐久貯均應照舊開放無所用盤其應盤者惟粳稔二種查嘉

慶年間稔米現已無多惟舊存粳米不下二百萬石自應設法俾早出倉請於四五月輪放甲米及秋季輪放俸米等倉專放嘉慶年間之米如稔米不敷以陳粳米代之俟陳粳放竣再將道光元年粳稔鬪放以疏壅滯一明年二三月又當進運新糧若三倉盤竣又接盤三倉出陳進新仍必兩相妨礙應照舊按月輪放各倉俾陳米不致過於積壓俟漕竣時再派三倉以放代盤不過四年儘可一律完竣若必接續盤查不容間斷亦非三年不能告歲而辦理殊多掣肘不如盤查與輪放相間而行較爲兩便一

本年秋季俸米應照部議在於下次輪應盤放之倉先行

勻放明年春俸卽在第三次進盤之倉嗣後照此遞輸以示均平而去陳積一盤查之期恐諸倉監督積日累月照料難以周到應照議由臣衙門在於別倉監督不拘滿漢每月分派一員幫同辦理至於花戶人等各顧其家豈能通力合作若在別倉派往幫辦轉恐滋生弊竇應仍責本倉自行酌量添僱以專責成一三倉旣連月放米勢不容於例外展限以致輾轉逾期臣等祇能禁放米之稽遲不能禁領米之才難嗣後如有霉變之米不堪煮食者準領米人員包封米樣知會臣等將該倉監督等參辦若止米色稍陳毋得濫行挑斥彼此相持致稽時日又自非夏秋

大雨時行之候倘有逾限卽將該倉監督及領米官員一併交部議處並將未領之米存倉以警延玩其第八條專議變通開放正白旗包衣米石則滿侍郎和桂筆也而是時戶部書吏以要索花戶未滿欲雲南司主稿司員復恃奧援再駁之公憤曰卽安能以國事媚權要乃單銜陳奏曰伏查

本朝百七十餘年以來並不見有以放代盤之案惟嘉慶十四年因前任倉場侍郎福慶等密奏西中二倉米多虧短當經

特旨派員查辦共計虧米十餘萬石旋經御史慶明奏請

京城內外十一倉以放代盤奉

旨準行在案當時不照西中二倉一律盤查姑用權宜之法以放代盤且祇盤舊米仍進新糧仰見

仁宗睿皇帝於清釐積蠹之中仍寓滌去煩苛之意昨御史常賡奏陳倉弊並未指何倉何廢恐有虧缺無端請以放代盤本屬無事中生事戶部既知其不可行而駁之又疑該御史言未必無因乃力主以放代盤之議自出已意輕變前章經臣等駁其窒礙難行部臣全不肯虛衷商確而持之愈堅更勅爲新陳并放顆粒不存之說當經奉旨令臣等安定章程臣等以事屬垂成不得已酌定疏通

陳米數條補救萬分之一而部臣復任意斥駁必欲盡照其原議不容更動分毫未知諸臣果洞悉倉務確見其萬全無弊故不許他人稍參末議邪抑逞其偏私之見欲行百七十年來從未辦過之案而以倉儲重務聽其嘗試邪臣愚伏念

皇上所以依戶部之議者必由部臣謂以放代盤原屬舊例而臣等嘵嘵辯駁未必無回護別情若知部議率臆無憑行之斷然有害則

天聽豈有不可回者哉臣職忝倉場此事乃其專責倘顧恤嫌疑終不肯明目張膽爲

皇上詳辯其非則誤 國之罪萬死難逃用敢奮不顧身
直陳管見查嘉慶十四年因倉儲虧短業經敗露有不得
不盤之勢故以放代之原非通行定例今部臣如果風聞
何倉虧短應卽奏請盤放此倉再不然應請傳問御史常
賡有何聞見就此嚴行查究不過旬日間便可水落石出
何須經年累月爲此紛紛無益之盤查顧乃師心自用巧
借以放代盤四字爲護身符而現定章程實已將嘉慶十
四年成例紛更殆盡臣不知其放照何年遵行何例何所
憑信而能保所議之必可通行萬無窒礙乎臣愚不通事
變竊以爲若照部議各倉監督誤公失察放米逾限之咎

必多各旗領米人員謀新嫌舊賄託情求之弊必重奸胥
猾吏徼利一時罔恤後患違條犯法之徒必眾各倉散役
借端生事以脅制放米之頭役分爭辯訟之案必繁百弊
叢生豈勝枚舉近年辦理倉務已甚艱難而部臣復勅此
議以掣其肘亦可謂下策拙謀矣目下甫經定議故臣猶
可力爭數年之後便成定例異時更有請以放代盤者誰
能駁之新例旣行舊例必將漸廢則方今立法之初安可
不詳慎也且查弊貴乎神速若曠日持久適足爲奸人從
容彌補之地何弊之能除卽如嘉慶十四年查出倉弊甚
多而以放代盤之十一倉皆有贏無絀彼時僅八月而此

番且遲至三年無論實貯本無虧短卽或有虧該倉豈肯不設法彌補坐待罪愆臣不能保現在倉儲萬無不足之額而可保將來盤放完竣必無顆粒之虧也況太倉陳積原非可以石稱丈量縱令徹底清盤而斛面有高下手勢有重輕抑勒之則多者且將見少寬假之則少者亦可見多尙未必遽有定準今乃聽各倉自盤自放而俟其日久技窮自行敗露其於防弊之道何居凡事宜整其大綱不必吹求瑣細

皇上如必欲知倉儲盈虧請卽

欽派大臣會同戶部堂官各帶司員與巡倉御史親赴各

倉按照實貯清冊逐廩子細查對如數目大概相符自可無庸盤驗倘查得某倉某廩有多少不符之處立卽封鎖至查竣十一倉後共計應盤者若干廩分投過斛畫一平量究明所虧實數嚴行參辦雖不免一兩月之煩勞而於整頓倉儲實有裨益不猶愈以放代盤之徒有空名哉祈皇上將臣此摺與戶部前後各摺飭交從前曾任倉場諸臣公同核議孰是孰非擇利而行之似亦慎重更張之道奉

旨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具奏又另片奏參戶部曰臣前閱戶部議覆御史常賡奏摺該御史請將放米

之二倉停進新糧餘尙有八九倉足敷進運本甚明白而部臣駁其暫停進運必致百萬糧石困堆露積似全不解該御史之意而誤駁之及其自行定議又祇將五倉進米較該御史原奏少進四倉轉不虞新糧之壅滯前後自相矛盾臣當時卽訝其議事粗疏昨戶部咨照議覆倉場奏摺內第一條駁語卽不可解臣等以三倉雖同時開放而完竣必有後先故云盤竣一倉報部驗明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此乃一定辦法決無一倉先竣暫行停放俟三倉全竣再行接放之理而部議轉謂先放一倉勢必致三倉人等擁擠一倉該倉必形塌壓等語幾如隔壁講話不知所

云部臣皆進士出身不應於此等粗淺文義尙不通曉直由厭憚煩勞漫不經意將此等奏摺付之胡塗昏憤之司員任其妄行斥駁至核定奏稿時又不過匆匆一覽全不檢點以致錯謬如此文義尙未盡明是非更復何論不幾以奉

旨交議之事爲兒戲乎尤可怪者臣等於三月二十四日奏駁部議窒礙難行翼日接到戶部二十四日咨文內稱七月以前所進新糧倘五倉空廩不敷存貯應由倉場報明卽於其次輪應開放三倉酌量收貯臣與和桂閣之皆不勝詫異部臣如果自知五倉進米廩座不敷自應專摺

奏請照前議添進三倉俟奉
旨准行後咨臣衙門何得擅自主張頓改日前奏準之議
轉令臣等報明酌量竟不必
皇上聞知將使臣等遵日前
依議之旨祇進五倉邪抑遵此番部咨之文兼進八倉邪
當經傳問京中本衙門收文書吏據稱二十四日酉刻接
到此文顯係部臣見臣等奏駁趕辦咨文以爲覆奏時掩
過飾非之地臣等所駁者前此之奏摺而戶部所援以自
解者轉憑後此之咨文又不便於奏摺中敘明時日之先
後漫稱立定章程行知倉場在案以圖蒙混過去豈有不

待奏明請

旨而可擅自立定章程者乎此其詭譎私情殆不可問若
復隱惡姑容不奏請

皇上徹底根究以肅法紀將來肆意妄行何所不至實可
寒心所以披瀝血誠不憚孤立一身以觸眾人之忌嫉者
臣雖至愚何恃而不恐誠恃我

皇上達聰明目兼聽並觀必能謹履霜之萌杜蒙蔽之漸
庶幾部臣小懲大誡各發天良無孤負

聖明之委任也

上命戶部堂官逐款明白回奏於是滿漢兩尚書方典樞

密用事見公奏恚甚曰是敢蹈我之瑕曰是敢斥我爲不通顧吏趣具稿明日復奏次日戶部復奏上奉

上諭本日據戶部逐款明白回奏以放代盤原屬查弊簡易之法何以謂戶部以此四字爲護身符如何將嘉慶十四年成案紛更殆盡又戶部以御史常賡所奏放米二倉停進新糧與例不符照例議以三旗搭放三倉放竣三倉以其餘五倉進運新糧又恐不敷貯米復行知倉場再以三倉進運以敷分貯何以謂之蒙蔽又戶部以倉場原奏盤竣一倉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數語恐誤會爲一倉開放仍議令三倉並放何以謂之隔壁講話此事戶部前後所

議章程總主以放代盤之論其有何詭譎欺飾肆意妄行之處該侍郎確有指實必當徹底查辦不得以無據之詞妄肆詆毀著莫晉卽來京明白回奏現在新漕抵通亟須查驗兌收倉場侍郎事務著張映漢暫行署理公卽日回京具奏曰臣聞人臣之義有犯無隱若恣行欺蔽妄肆詆訶均玷官箴法皆無赦昨臣參奏戶部前後議事粗疏錯謬及咨文不應轉在奏駁之後無論部臣有心無心其辦理之誤斷無可掩本屬逐款指實第詞意未盡明晰致皇上覽之未卽釋然查嘉慶十四年以放代盤八月而畢此番非二年不能完竣臣愚實不知其簡易處至部定章

程并

仁宗睿皇帝諭旨全不遵照何況其他放米之倉停進新糧非舊例也新陳勻放顆粒不存非舊例也各倉接連放米至六七月非舊例也陳米遲放者留倉六七年非舊例也惟以放代盤四字爲舊例耳非巧借此爲護身符而何常賡奏請盤查之兩倉暫停進運戶部駁其必致糧石屯堆車兩攙踏及自行定議五倉進運較該御史原奏轉少四倉臣等議盤竣一倉之後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此乃一定事理決不能別有辦法而部駁爲窒礙難行無端生出三旗人等擁擠一倉等語眞乃謬以千里與臣原奏無一

字關照謂非隔壁講話而何部議五倉進米業經奉

旨準行如欲添進三倉豈有不待奏明擅自改定章程行知倉場竟不必

皇上聞知之理良由未見臣奏駁之先不知五倉不敷分貯及見奏駁又未便奏請添倉因卽趕辦咨文爲覆奏掩飾之地倘就此徹底查究將戶部辦稿行文官吏飭交刑部隔別研訊未必不和盤託出也卽或部臣心術不應詭譎至此而其不行請

旨擅改

依議章程之罪亦無所逃謂非恣爲蒙蔽肆意妄行而何

臣未見戶部回奏原摺不知分辯如何無憑指駁而此三款至明至確若謂無關大弊不足深求臣復何敢更事吹求續陳

天聽請卽將臣此摺與前參夾片一併交大學士軍機大臣九卿公同核議似亦

大公無我之虛懷

知人則哲之妙用也奏上

上特諭軍機大臣曰爾等閱此奏必謂朕勃然矣不然朕幼承

皇考明訓選擇明師教讀頗知涵養功夫事愈大而心愈

細情愈急而氣愈和數十年來守之不失爾等均所深悉朕斷不受其欺罔亦不肖從重治罪特將原摺硃批交爾等閱之以示朕涵養之功於是滿漢兩尚書復摘公疏請交從前曾任倉場語謂陰有黨公者是日并奉

上諭前降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莫晉所奏盤查利弊章程著戶部堂官及從前曾任倉場侍郎概行迴避議連日不決公裴回久之不得已復具疏稱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現今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謹更條陳利弊請

發交會議諸大臣閱看疏留中五月十一日議上以放代

盤徒有清查之名無裨實貯倉場歷次陳奏尙非無據之言惟籌議盤查之法亦未切中窾要又不和衷商確竟肆詆毀殊屬褊躁請交部嚴加議處奉

上諭著仍照戶部原議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盤放之三倉陳米顆粒不存驗明再進新糧至所議開壩橋倉轉運不繼恐有阻滯屆時著派英和前往彈壓勿令壅積如有辦理不善之處惟英和是問莫晉於盤查事宜所論皆屬因公惟因與戶部意見不同經朕令其明白回奏猶復負氣辯論殊失敬事辦公之道朕斷不宥因其負氣辯論挑斥於語言文字之間從重治罪此非施恩於莫晉深恐後

來言事者動輒避忌不盡實情於國是大有關係莫晉無庸交部議處著降爲內閣學士候補次日公入謝

上并前留中摺擲還其謝疏有云

主聖則臣自直仰欽

厲世摩鈍之精心

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天下誦之當戶部覆奏之上也右侍郎湯公金釗獨具摺自行檢舉稱倉儲不宜清查以放代盤未見其利不敢扶同稱爲良法美意前戶部三次議覆倉場隨同畫諾咎無可辭請交部議處

上斥其毫無定見首鼠兩端失協恭和衷之義然侍郎於此事實亦未得要領但信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引咎之誠無媿古人其以向來清查庫貯之說比例倉儲則非也公旋亦感末疾三年四月請回籍調理六年四月初八日卒於山陰王衙衙里第距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六配柴夫人合葬縣南夏博山之原子一鍾珣嘉慶九年年二十未室而歿弟階以子女各一子公女適翰林院編修晉甯李浩子鍾琪廕生刑部主事現官廣西候補知州公後又生女二長適歸安舉人耶玉銘次適刑部員外郎桐城方稔公以積學能文章聞天下四

十後乃專意理學不復措意文詞晚益深造自得與先師蕭山吳樸庵先生交修邃密先師篤慕蔽山而公則一以姚江爲宗卽龍溪亦不厚非也嘗重刊梨洲明儒學案敘之曰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岐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箴述之迹

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
天臺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
家法言規行矩不媿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
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
慕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
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
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
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庵主無欲
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
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

空矣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元提要
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
以崇仁爲啟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
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
遠也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
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
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
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
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
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

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龍溪天泉證道之說學者訾之惟公則曰鏡因照物而判妍媸妍媸不在鏡衡因稱物而分軒輊軒輊不關衡無意無知本孔門至教知意且無善惡安在陽明他日有曰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純乎理卽是四無雜乎氣則爲四有雖有實無卽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何疑焉至龍溪論學往往詳本體而略工夫蓋以良知出於天不由乎人擬議卽乖趨向轉背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工夫專用在木體上以自然爲宗乃是不著力中大著力處明道云識得仁體以

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猶斯意也又嘗因門人問著至誠無息說曰天命之性渾然一理是謂道心此理落在形氣之中有人身便不能無人心有人心遂有私意私欲理誠欲僞不容並立此生彼息如陰陽之互爲消長常人從欲忘理欲不息則浮僞日滋實理漸歸漸滅矣學者存理遏欲而有操不能無舍有公不能無私天理便不得貫徹周流多離合斷續處是誠之有息由其誠未至也卽如三月不違仁違便是息日月至焉不至時便是息終食違仁是息造次顛沛不於是亦是息天命之在人心本是流行不已語其生生之機則曰仁指其真實之理則曰誠

非有二也夫子以川流不舍示人正欲學者識得心體則存養省察克治一切工夫方有著落曰道不可須臾離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日時習曰默識曰據德依仁曰忠恕一貫無非教學者乾乾不息於誠耳惟聖人粹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徹頭徹尾全是一誠寂感無兩機顯微無二致非有所存而不亡非有所續而不絕絲絲翼翼純純常常子思此言是直揭其心體至誠自然無息無息方是至誠稍有分毫夾雜何能與天地合其德哉學者未至乎誠而欲求存誠之要其必約之以主敬而貫之以有恒乎公自爲諸生及舉鄉會試皆出東臬先生門故生

平瓣香敬屬諸城學術風節雅亦相類

仁宗之上賓也公白衣齋食獨居於外者期年平居漏加寅必興與則拜父母及嗣父母像畢乃退而讀書爲後學開判疑滯娓娓若不及掌教叢山書院從問業者眾然率以帖括請益其能心公之心以爲學者先師一人而已兩任學政指舌俱瘁奇文欣賞老猶在口山西所拔貢生尤極一時之選碩學名臣多出其中先君子受公知最深壬戌會試卽館公家比入翰林遭先妣喪公起復入都遂爲主婚以李太夫人之姪歸先君子未幾先君子見背公迎先繼妣於家穆因得受教於公所以誨諭獎進之者有逾

子姓顧惟頑鈍辜公厚望追念舊恩痛其有極而自公歿後埋幽表墓之文概乎未具文字蕭落百不存一卽表表章疏采獲亦頗不易嗣子鍾琪嘗薈粹雜文爲來雨軒稿皆應制詩文及駢儷酬應之作非公精神所關道光二十四年公次女從其夫來官京師相見穆以公遺文爲問搜檢筭笥得殘斷艸稿數十葉乃合綴舊聞及幼年所親炙者排比如右備他日史臣之甄敘云爾焉逢執徐冬十月既生霸謹撰

身齋文集卷七

道州何慶澄校字

身齋文集卷八

平定張穆

事輯 附碑銘一篇墓志銘一篇

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輯

雍正十年壬子九月二十五日丑時府君生

府君係張氏諱佩芳字蓀圃號小山初名泐芳字公路

學政夏醴谷先生爲易今名山西平定州人

始祖應祥明大同廣聚倉大使

五世祖敦明陽和司訓導

高祖金榜州學生

曾祖瑤 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
祖新澗字際盛 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
考可舉字登榮國學生 誥封奉政大夫泗州直隸州知州 晉封朝議大夫鄉飲大賓
府君希音堂集張氏族譜序余家相傳明洪武初遷自洪洞今居廟溝及嶺西者皆是而世系無攷余七世祖萬厯間爲大同廣聚倉大使始顯大使公一子爲陽和司訓導生四子長居白楊樹次居上城三居桃坡是爲高祖四無後次房染患時疫余曾祖侍疾終焉遂由桃坡遷上城其後次房析居學門鎮余父又遷大陽泉

乾隆元年丙辰五歲

希音堂贖稿際盛府君行狀憶佩五六歲先祖擔負往來田間一筐盛飯一筐盛佩至則坐佩田畔守視鳥雀自力作以爲常佩就外傳塾中薪炭躬自送給猶及見佩應童子試云

三年戊午七歲

鄭贊善虎文吞松閣集蓀圃制義序余友張君蓀圃幼以神童名 墓志 曹侍郎 城撰 少家貧嘗爇秫稽以照讀

四年己未八歲

希音堂贖稿陳先生壽序佩年八歲受業於先生同學

五六人李君文山其一也時世伯玉峰先生以名孝廉亦課授於其家從學者頗眾皆成人子先生亦受學焉日爲佩等正句讀隨以講解督課甚嚴及學爲八股終歲皆成篇凡五年別去又二年與文山俱受知學使者夏公案陳先生名世琰玉峰先生名世瑛雍正乙卯科舉人江西新昌縣知縣李君文山名光萬乾隆丙戌科進士廣東陸豐縣知縣

九年甲子十三歲

八月十三日先高祖際盛府君卒年七十有八

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墓志年十五入學肄業晉陽書院 陳先生壽序佩以

背誦諸經入學

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是年補州學廩膳生員 府君自跋片言可以折獄者兩章文尾云此乾隆己巳歲試題也今粵東大中丞德定圃夫子閱余卷深加擊賞拔置第一收入山右試牘吞松閣集制義序年未冠文譽臬雲代聞學使今少宰德公奇其才拔第一令讀書晉陽書院院多藏書恣觀之不數月竟同院生叩之應口誦眾乃大服試輒冠其曹雖老師宿儒名出其下帖帖莫敢出聲氣當世知名之士游於晉或爲書院長咸引重君案時爲書院長者忻州馬象所

先生名
騰蛟

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

希音堂集刑部郎中呂君墓表君諱元亮字潛齋鳳臺人乾隆癸酉甲戌間始識君於晉陽書院時山左牛階平先生主講席深器君而君顧昵就余

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希音堂集曾少梁制義序憶歲甲戌余與少梁同學晉陽時山東牛階平先生主講席先生淹博自負少許可而器重少梁獨至案少梁名斗南階平先生空山堂集晉陽東歸紀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陽曲起行門

人晉陽書院賈學孔等三十餘人公餞送至南屯是日

抵晉祠張佩芳姚廷瑞馬履瑞張映宿相隨到晉祠宿

同年楊學山家

案學山名二酉癸丑進士

楊為置酒同門人痛飲高

歌至夜分次日同張佩芳四人登懸甕山游天龍寺初

入山口煤車寨路數里陟岡嶺往往道拗峭險絕不可

行行十餘里小憩十字河逾材廠始見天龍山頂山形

竦秀峰巒翠青長松落落錯立巖石間幾萬株高枯古

柏如人如困或森然如虬龍狀攀石尋徑穿松乃得過

日暮臨絕巔乃得所謂天龍寺者寺居山坳平地後倚

高峰前俯幽澗萬仞澗底積冰峩峩長嶺絕壁四面夾

繞白雲如抹橫帶其下過小橋抵寺前老僧四五迎入
梵舍齋罷鐘動偕諸子就寢聞山僧朝課遂同諸生游
下洞回看所謂上洞者山僧呼早飯飯罷姚生先往徐
溝遂及張佩芳等下山二十九日同往徐溝諸門人溫
常綬等二十餘人先在公具酒饌飲餞雅歌佐飲極歡
而罷十二月初一日過姚匡瑞家諸生復留飲食送至
南關停車話別諸生凝立悵望良久然後去

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呂君墓表逾年牛先生之河中余與君隨同寓中條之
萬固寺 曾少梁制義序逾年先生之蒲州余與少梁

暨鳳臺呂陶邨其他四五人從蒲濱大河有雷首中條
之勝望華山如在几席 空山堂集示門人張佩芳等
札聞汝等來蒲已有定期不勝怵慰及喬公到蒲始知
以形迹之嫌暫止此說亦是第吾懸注之意更增惘惘
耳吾今年來蒲本非得已所以來蒲者一恃蒲有三知
已可作主人一爲晉陽舊弟子有負笈相從者今到蒲
已近一月而諸弟子無一至者此中鬱鬱政如有失吾
非老病本不藉汝等扶持自思殊不可解廉將軍云我
思用趙人吾意亦如此也兼衡兒相從來此甚須一二
人切礪吾爲汝等計卽爲吾計汝等應知此意也此中

有鉞芥相投處吾意汝等少遠緩來或一二人陸續來
札到當自酌之又與顏樂清札四月十四日始到蒲初
上館生徒寥寥旬月間四方雲集平陽以南中條以北
都有來者晉陽舊門人來者五人講貫曰勤漸有進益
夏日苦熱五日之中一為休息緣小兒及晉陽舊門人
讀書中條山中其地有萬固栖巖白石諸寺翠巖青壁
喬松修竹回複繚繞每往則與諸生尋怪石窮幽泉登
絕頂望黃河太華倚風長嘯或吹竹彈琴以相酬和又
詩集有秋日同衡兒門人姚廷瑞張佩芳張映衡五姓
湖泛舟聯句 吞松閣集制義序會大中丞喬公光烈

時為監司駐蒲州閔士之不學古乃延山左故某縣令

牛君運震為之師

案牛君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甘肅平番知縣

且欲藉君以

風蒲士書招君已而代牛主講院者為山陰胡徵君稚

威

案徵君名天游

徵君恥世俗學治古文自方昌黎謂惟桐城

劉耕南先生

案先生名大槐別號海峰

可與抗手餘皆目笑之時客

於蒲蒲人無能受其學者獨亟稱君呼為小友蓋以艱

侯器君也君既盡得其所學歸而閉戶事著述慨然有

千載之志

孫觀察星衍岱南閣集牛君墓表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

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名自見墓志階平先生之

蒲州公負笈從又受知於觀察黃公遇課日必饋酒食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鄉試中式本省第六十名舉人 希音堂賸稿三場百
問序余少習舉子業嘗致力於此丙子省試以五策得
售及分校南闈亦持此意取士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

會試中式第二十八名進士

殿試三甲第六十六名 吞松閣集制義序丁丑試禮闈
本房沈公得君卷首薦斥對房錢公見而惜之力言其
文於主司乃得售沈名棫今爲河東運使錢名載今宮
詹然則君之文卽遇合閒已可覘其崖略矣 海峰文

集張蓀圃時文序平定張君蓀圃與四方之士同以進
士舉而獨不趨於時好不驚於速成抽曲盡之思顯難
詳之義浸潤乎六經之旨敷揚乎兩漢之詞洋洋乎灑
灑乎斯可謂之文也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

希音堂集硯香堂記歲戊寅余館鳳臺秦太史復堂家
名百從游者太史之從子朴呂恒慶普慶餘慶延慶張
澍暨牛生天祺凡七人逾年生與朴入鳳臺學又逾年
余歸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是年府君自鳳臺解館歸讀書城西南冠山 希音堂
集呂君墓表戊寅余館鳳臺秦太史家君適授徒里中
庚辰一至余家 又重修冠山資福寺記山在州城西
南八里有元左丞呂思誠冠山書院明州人孫傑高領
書院寺在山之左麓建於元至順閒書院久俱廢而寺
獨存其左有屋三區州人士率讀書於此余爲諸生時
亦寓焉案府君爲諸生時讀書冠山確在何年失攷 既成進士復授徒一年
餘山之上下松石閒無不至者而冠山書院當山之胸
登此城郭樓堞歷歷在目號爲取勝州志載爲思誠父
祖讀書處有宣聖燕居殿會德堂德本行源二齋遺蹟

尙存

案燕居殿土人名夫子洞洞外有巨石高丈許刻英雄進步四大字府君筆也

謹案府君

既成進士歸里卽謀爲陸宣公翰苑集注至是讀書冠
山遂依文排纂付諸從學者寫之今艸稿之藏於家者
尙十數巨冊丹黃塗乙爛然可觀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五歲

是年部選徽州府歙縣知縣 希音堂集誥命碑恭紀

佩於三十一年冬出仕上閔大中丞書三十一年選任

歙縣案歙方盛送府君調任合肥詩注公於丁亥蒞任今年壬辰奉調合肥皆在二月是府君是年雖選

得歙實未蒞任也

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六歲

吞松閣集制義序余之主紫陽講席也後君泣歛之一

年至正則聞君以古學倡多士而月課之於斗山亭松

閣詩有歛令張蓀圃招余及劉耕南劉拙存兩廣文游問政山看桂小集斗山亭四首其第三首尾句曰天為斯文作宗主魁杓聞已屬張星自注明府頌課士於此又有張明府招同人集白雲禪院看紅葉詩斗山亭者明湛甘泉所講學處也耕南先生為黟縣學官久之不樂謝病去會君來君聞先生名於徵君者舊矣遂

禮請為士子師案府君為耕南先生特闢問政書院歛士之素勵名節埽迹長吏之庭者至是各執經以見君遇之皆如故等夷

海峰文集問政書院記歛故有書院其地屢遷而今建於紫陽山上蓋新安一郡之學也其一邑之學則休

甯有海陽之院而歛顧未之有平定張君之令歛也百廢俱舉而愛惜髦士尤為篤摯而不可解於心士之好

學而能文者盛禮以招之使來於斗山之亭日課月校已三年矣案此文當作於明年戊子以其文與鄭贊善相發故類敘之適邑人程光

國等捐廣厦十餘間於問政山麓以為諸生誦習之地侯因以為問政書院凡紫陽所不及收者咸得歸之問

政焉 墓志歛俗重巫覡勤禱祠公諭以鬼神可敬而不可近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邑人遵其

教俗丕變邑之西曰宏山故有土神廟廟之外有巨石傳為或憑焉主疵癘不祀則禍作以故歲時致祭張幕

身齋文集八
演劇殺雞瀝血以耐之日無算石之上下皆殷公命毀其石廢其祠邑人大恐卒無異公餘擁羣書丹黃不去手時課諸生於斗山書院給以餼研經辨古講誦琅琅人以爲得賢師益友而忘其爲宰也凡經品題多成佳士有汪生者貧乏不能自立輒取陳編數冊貸鏹於公公如數與之返其書其雅度如此居官嚴而慈每杖民民有自呼父母者輒減杖遇死獄必求其生活者甚眾歙縣公立邑侯張公去思碑記邑舊有惠濟倉在治中侯曰濟人弗徧非惠也命四境各立倉詳定規條盈虛出入卽以其鄉耆董之別設惠濟堂二所以恤窮民

縣之東界有曰慶豐場者開於明季以灌民田民便之後日就圯田收亦頓嗇侯爲清理場田所出租倡修如舊歙民產多畸零供賦瑣屑登搭飛灑冊胥實柄持之侯爲申詳大憲請立四柱徵收永定爲例賦額旣清訟端亦絕冬月捐廉設粥廠就食者日千人富民或被薄譴罰令衰絰給孤貧其美政若此者蓋不可勝舉侯又以志乘爲一邑文獻所繫久缺不修無以示將來昭法戒因廣爲采輯訂正參稽燦然大備云 程翼垣先生步矩德政頌序略曰張大父師來宰歙邑牛刀理解固令武城均知學道矣而步矩尤以稚子昌明

案此蘭翹學士之初

名得於下車之日甄入門牆飲食教誨權輿無已夫感

恩知己孰謂難兼父師於昌明固何若哉作人雅化居

可觀已謹頌八政以俟采風者覽焉其一新學宮案事後

鄭贊善重修案事見上問政書院記其二建書院又曰勅建問政書院凡諸器

幣悉資奉錢每校文必設穀饌躬與諸生揖讓其間

殷煜送府君調任合肥詩注公捐俸購屋於江家塢內

為書院每月邀諸生童會課羅崙詩注公建問政書院

顏日學古堂呂邦宏詩注公贈生一聯云天機靜處思

防鵠夜氣清案事見上其三立社倉案事見上其四修邑志案事

時戒牧牛案事見上其五懲奸慝序略曰父師甫入境凡厥奸宄即默

碑記其里居姓氏一時摘發合邑悅服其六禁淫祀案即曹志所載宏山巨石事惟宏山作橫

止與志云毀其石異又呂邦宏詩其七折疑獄序略

注公禁夜戲婦人燒香婚夕鬧房其七折疑獄云父

師片言折獄案即去思碑冬月設粥厥罰其八恤窮民富民衰憊事惟日冬月設粥

小大以情女二粥厥語頌詞不載較碑為詳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七歲

陸宣公翰苑集注刻成府君自序曰唐陸宣公文集權

文公德輿所敘次制誥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

名翰苑集今傳本是已宋紹興二年岷縣主簿名煜敬

廟諱改者進奏議注十五卷今獨其表存而注不傳亦

不載其姓案阮太傳擘經室外集唐陸宣公奏議十五

奏議表銜題迪功郎紹興府岷縣主簿煜又注東坡文

集事略題銜與此相同此編所注惟采經史為多無泛

按博引之失不特選擇得當節錄亦多精審使讀者易

見端倪茲從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刻宋本影寫亦

唐陸宣公文集

十一

讀史者所不廢也案大傳於嘉慶十二年進呈四庫
 未收書六十餘種此注其一也
 宛委別藏人閒無由得見也其原本太傅悉弄之文選
 樓穆於道光癸卯九月至揚州親造樓下欲寫此注
 出與府君書並行徧檢不獲則以太傅內書堂是年夏
 適被回祿生平所蓄宋元舊秩灰盡無餘於是樓中書
 凡為人盜竊隱匿者一委之火此注遂無由顯於世
 為之惆悵者衆月附祀於此尚觀世有購獲此本者急
 墨諸版毋令竟歸泯滅也又案昭文張金吾愛日精
 廬藏書志所收宋郎氏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即翠巖
 精舍刻本與選樓本同不知即一木流傳抑兩家各有
 一本又案宋元間注宣公集者有唐仲友詳解十卷
 見浙江通志有鍾士益增注見劉岳申齊集吳澄春
 廬集無卷數增注者即因郎氏舊注而加詳也有蘄春
 潘仁彥寶纂注無卷數見許有壬至正集其書皆佚不
 傳又案翠巖精舍刻郎氏奏議注穆嗣於戊申七月
 從浙中藏書家借得之卷秩圖記與阮氏提要張氏藏
 書志皆合然所謂注者止各題下節錄唐書數語亦復
 寥寥不詳書眉有坊賈所託謝疊山評語而文中無注

也與阮提要采引經史云仍不合因檢舊藏道光四
 年宜賓令公裔孫成本刻本制誥十卷無注奏草奏議
 十二卷題下文皆為注題下注與至正本無異然則
 文中之注其必即郎注亦無疑也阮大傳所見當是翠
 巖精舍足本耳又案已酉三月得元胡元節刻宣公
 集制誥十卷奏草六卷中書奏議六卷凡二十二卷標
 題都數與當元祐淳熙之間大臣留心治具引君當道
 宜賓本同
 屢以奏議勸進講筵而其主亦傾心嚮慕退朝之後傾
 聽數千言不為倦幾幾典謨訓誥比隆矣當公之見任
 於德宗也乘輿播遷山南再幸開關扈從隨事贊畫興
 元詔下聞者無不感奮大禮大赦振恤優復宣慰招諭
 遣將命官倉卒填委咸盡事情中機會卒之鑿輿反正
 國祚以安觀於德宗之所以失與其失而復得者一代

之興亡可攷也及既為相乃益殫所學區大計決大疑以體國之忠為不刊之論洞察時變折衷古今雖當時不能盡用迨其後皆可見諸施行而有裨於治道視夫以空文自見者不侔矣佩自授書即嗜公集十餘年來不自分其不類爰據新舊唐書通典通鑑考其世詳其時事其故事古語閒引他書第釋事而不加義放李善注文選例也自漢唐諸儒專門著述沿至於今詩賦詞章之學陰陽占候之書皆有注釋稱詳博矣然其可傳於後而足與古人發明者蓋鮮然則余之為是其不能無費辭也歟而又何敢自信哉鄭贊善虎文序之曰歟

侯張君蓀圃所注宣公翰苑集徵引繁博考核精密於唐事尤詳焉劉廣文大樞序曰平定張君蓀圃其生平讀書窮極幽遠於古之碩德名賢嘉言美行無不跋而望之以為不可及而所心儀不置則尤在唐之陸相一人讀君之注恍然如置身有唐之世親見陸公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全文載各家文集不具錄謹案府君注翰苑成抵歛任復引其邑之學人汪君肇龍程君瑤田汪君梧鳳方君槩參訂之乃登剞劂調任合肥倩善書者別寫淨本裝飾精整以備進

御徵

乙夜覽藏弄於家未遘其會逮道光六年御史吳傑疏請
以陸公從祀 孔子廟廷

特旨俞允列於東廡隋臣王通之次儒林盛事千載一時
而未有以府君書爲言者夫陸公之書本仁祖義切實
的當當時卽疑之賈生而蘇范諸賢所爲勸進講筵者
尤以其委曲開譬善因事理回悟主心所謂能自得師
卽如臣主之同時也得府君之注而其學之正之醇乃
益顯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陸公有焉
異時儻放淳熙邇英故事以此書進講則府君之注必
爲

當二所采納殆可無疑也夫

是年二月成平定州志攷誤一卷

三十四年己丑三十八歲

歙縣志府君重修先農壇記壇舊在石壁山之陽臣佩
芳蒞任之三年祀事旣畢巡視其地最爲卑下每遇春
雨漲溢則壇宇崩壞爰卜東郊教場之旁移建農壇崇
二尺廣三尋修五丈壇前隙地可供堆璣壇之北爲室
者三其前門及壇左右各建三室以避風雨於乾隆三
十四年九月卽工十一月工成 希音堂集祠堂記乾
隆己丑購屋於大陽泉時余在歙屬友人補葺而定居

焉

是年重修歙縣志成

三十五年庚寅三十九歲

秋充江南鄉試書二房同考官

中式六人第三名曹城歙縣增生第三十四名

孫學治黟縣廩生第四十二名黃文璿崇明縣增生第六十一名車廷雋江甯縣附生第七十八名趙敬太平縣廩生第八十八名吳報捷歙縣附生副榜三人第八名黃本驥六安州廩生第二十一名沙重輪通州增生第二十二名李芬宜興縣增生上江薦卷章儒覺方策丁懷璣洪香胡琨瞿雲下江薦卷葉蓀榮張宗藝施鸞坡華如錦于貽和趙寅斗注國梁孫元禮顧三曹侍餘薛翥黃華朱元鐸張興賡沈大坤程世椿

而城應省試受知於先生既謁命城日子之文矯矯不

郎希音堂集序張蓀圃先生宰歙縣以經術為治術已

墮時趨似矣進而求之當蘄至於古之立言者立言之道衷於經徵於史博趣於諸子百家子慎無足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能也 希音堂集希音堂記乾隆庚

寅余構居大陽泉取老子大音希聲之語顏其堂曰希

音是秋為江南同考官求主司曹地山先生書越十有

三年自泗州告歸乃懸之壁閒 又陽泉山莊記余祖

父以來僦居州之上城乾隆庚寅始得大陽泉俗稱花

園者亭一池一舊屋二區雜木十餘章故白氏物也余

知歙縣時念親老無所庇因購得之稍稍修葺復購他

姓廢亭移置於池北隅顏曰陽泉山莊 案山莊為金栖雲道院故趾元

好問遺山集有宿陽泉栖雲道院詩曰方外復方外脩
然心迹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石田
平可耕霜林不嫌
客留看錦崢嶸

二十六年辛卯四十歲

吞松閣集重修歙縣學宮碑記大尹張侯蓀圃以名進
士踐任下車行釋奠禮詣學學之不葺舊矣君循覽辨
隱度曰是不可緩緩且圯亦不可迫迫且擾余尸茲土
責其奚辭顧初蒞又會重建郡學事不得連舉越三年
則出廉俸以倡而徐聽邑之人自爲占輸無徵要呼督
期約一切經營迹而因故爲新事以辦治始乾隆三十
四年己丑二月訖三十六年辛卯四月成成之歲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恩科邑之第進士者五人二入詞
館士皆驚喜傳說歸勤於侯侯曰 國家學校之設豈
區區科第足以完厚責塞眾望哉雖然天下之賢才率
育 朝廷其聚而貢之也舍科第無他塗則科第之盛
衰與賢才之盛衰相表裏是誠宜爲茲土與尹茲土者
幸然而遂欲侈其效以爲余功且謂學校興育巨典僅
如是止則非余所敢聞也我 朝文化覃洽浸淫汎灑
雖荒徼幽翳伏匿之士靡不含音吐和振景拔迹有聞
於時況歙古名州賢哲項背相望是不一世譬諸佳研
良墨甘筍苦薺皆茲土所自饒貪天功爲已功余則何

敢且修廢舉墜成民事神守土者責也非以邀福譽而
是說則尤近堪輿家言儒者所勿道歛人坐此惑者衆
余方媿薄劣無以革陋習而顧敢承之以益之疾乎余
自念蒞此六年矣爲諸生構書院於問政之麓月率一
課親定甲乙其耆宿之有德望者暇輒賓禮之以文行
相切劘余所期於士者甚遠且大而顧曰科第云乎夫
人而果賢且才者歟科第可也不科第亦可也非賢且
才者歟不科第不可也科第愈不可也其已得科第者
非已賢之才之而試以天下國家之任者乎其未得科
第者不亦賢之才之而儲夫天下國家之用者乎名重

者實不得輕施厚者報不得薄及之而知履之而艱故
事不豫者後必悔余今者冰淵臨履日益滋懼深悔早
歲幸成速化素蓄無本而惜乎其晚矣然則士亦思所
以無悔於異日者慎無徒豔科第之盛而以苟且之學
應此則余所未逮而竊有望於歛之賢者爾侯之言如
此有述以告文者歎爲知言已而侯屬筆於文文憶曩
者作郡學碑記意與侯言略同因卽次其言而爲之記
云 歛縣志府君崇賢祠記余來令歛於今五年每春
秋釋奠思與人士講學於其間於是崇新孔廟已又於
路南東數十步爲講堂之院日問政工久訖功矣而先

賢守令廟祀之在邑中者或頽圯黜黯或并失其地不可循求使不爲萃聚以殷祀典非所以示於民而成吾政也今年春太守陳公彥回祠余旣復新之遂於其門隙地構樓三楹門亦如之東西各爲一廊樓祀前明太守高公推官魯公凡十一人縣令張齊賢輩十四人皆舊有祠今廢毀者乃放尙賢意顏之曰崇賢 濰韓君夢周理堂文集贈張君菘圃序辛卯夏余將北歸以書別張歙縣菘圃菘圃邀余贈言余與菘圃交取篤不可以無言菘圃爲人閎博疏達以學術自植而談笑閒頗厭薄宋儒以菘圃讀書致專精其於宋儒之書必深究

而窺其不足矣夫學而不志於聖人之道則已如志於聖人之道則未有不由宋儒者也云云詩集憶昔行贈同年張菘圃略曰憶昔舉南宮闕下論知交軒豁襟期親逼仄時相邀一自薊門別風流信所遭金陵忽握手出宰欣同僚薄宦得江湖清秋共持螯雄談君仍昔鐘鏞兼陶匏博物搜金石箸述芟葦茅高情追皇古判不隔秋毫直欲酌北斗遙天騎鯨鼇鄙人直硜硜不能操鉛刀且復入井底羣蛙共叫囂君胡觀池沼卻忘江海潮又如佩蕭艾棄彼蘭與椒蒨荔善窈窕泉石亦蕭蕭懷人福顧及策杖不可招倘君吟山鬼訪我來齊郊

案韓

君字公復丁丑進士丙戌選安徽來安縣知縣庚寅與
府君同充江南鄉試同考官時以蝗灾被劾將北歸也
二十七年壬辰四十一歲

是年調任廬州府合肥縣 墓志壬辰遷合肥治之一

如歙歙吳珏送張老父臺調任合肥詩序南宮名宿西
賦之聲鄂才人夙揆天葩早收地芥蓬萊閣下摩空傳作
自妙於雞牛哀然三異之聲翁爾一之同之地而復心憐
韋布志篤典墳分長繫三尺之光作廣厦萬間之庇緇
惟畫寂聞許慎之談經黃卷宵披有俟芭之載酒葑菲
無遺於下體菁莪式在於中阿將使蘭臺多黼黻之英
槐市盡琳瑯之選比於文翁之化蜀大有輝光方諸范
甯之治杭爾增芳烈矣頃以治更五載澤洽四民爰登
卓異之書更調繁繁之邑飛鳥遊往展驥攸宜思借寇
而未能將御李其奚自於是一鬻僑侶三舍名流各抱
離情爭抒雅詠棠流甘於句裏麥含秀於言中珏也猥
以媿白之詞弁此殺青之簡自媿一經常抱無由登
言氏之庭幸而半緩徐膺竊願索傳家之傳云爾

程春海侍郎粵 草合肥城外別家弟惠浦詩金斗城

邊路先人有舊蹊自注先大夫少時依合肥令張蓀圃

先生讀書縣衙 十一月二十八日先考生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二歲

府君社倉攷題詞佩作令七年兩知劇縣社倉之弊所
在而然皆以成法不可更易夫事有宜於昔而不宜於
今或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
折也用攷厥源流詳其利弊作倉攷并附私議二首以
正世之君子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三歲

是年升任鳳陽府壽州知州 秋充江南鄉試詩四房

同考官

中式七人第六名張會枚桐城縣增生第二十五名張會安慶府學附生第五十一名項應

蓮徽州府學增生第六十三名王澤普宿松縣廩生第六十五名張大鵬泰興縣廩生第八十九名吳文謬縣附生第一百三名方世基歙縣附生副榜二人第五名戴英廬州府學廩生十八名王寅桐城縣附生上江名戴英廬州府學廩生十八名王寅桐城縣附生上江薦卷王志遠王良資俞嘉猷羅士愷劉夢清下江薦卷於璋姚光熊吳人傑陳夢鼎周南昌大鯤尹如昇徐城陳筠顏熒陳世衡李棟 墓志甲午除壽州其俗刀儼胡岳炳吳學翰張容堂

強陵弱眾暴寡公至釐奸剔弊案無留牘豪右皆懼伏民以輯甯 重建循理書院延亳州梁君嚙為之師作循理書院記略曰壽州之有書院始於明天啟二年學正守拙黃公得舊屋於城東北增葺而廣大之公尤好

良知之學既構書院與學者講習其中使持循於天理之內故扁曰循理夫聖賢之理莫備於六經其蘊皆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之事業其精微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故所貴乎循理者非冥悟虛寂之謂抑非一日之積粹然之功其要必以讀書為主辟之治生者積安於豐厚則必廣其田宅大其閭閻凡夫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玩珍寶無所不有下至田疇租賦錢貫絲縷枝合醬罌僮指之纖靡計較籌算舉無遺者然後昏姻喪祭之禮宴游服御之飾優游恢廓一出於有餘為學者亦然苟期有得於聖賢之理則必求諸六經子史究精

微之蘊性命學問事功之理然後本之中者有餘而應諸外者無窮未有不讀書而能循理者自心學興而學者厭棄先儒競趨於簡便無復通經學古思爲有用之學以副當世任使此世道人心之所繫不可以不辨

案此女爲府君生平學術所繫故特采之

四十年乙未四十四歲

希音堂集裕備倉記歸安閔大中丞之撫安徽也以鳳泗累年荒歉倉儲不敷振給輒仰食於安池甯太路險遠難致請下接境之鳳潁二府糴麥豆雜糧二十萬石令所轄之鳳陽壽州阜陽潁上霍邱亳州太和蒙城皆

濱淮潁建倉分貯歲歉則相轉輸額闕則補平時出入如常平名曰裕備倉壽州當建倉八十間貯四萬石檄知州張某董其事乃相地於州治堂皇西爲倉六十間其式閒廣丈四尺深倍高與廣同凡閒費四十餘兩其二十間在正陽司東北三坊市民地十六畝用其半爲倉半爲田以給役食興工於七月朔日洎九月壬辰工竣於是所糴之麥豆雜糧四萬石貯之俱足焉 上鳳廬道乞采買免稅書卑州奉檄建裕備倉采買麥豆四萬石前因閣下兼榷關稅陳明過所開放蒙示米豆等項過關向無免稅之例俾遵照納稅伏以采買無免稅

月齋文集八
之例亦無徵稅之例考稅起於征商商賈轉販逐利故徵之以益帑藏佐國用如用國家之財糴粟以爲民食與商賈之興販不同而裕備倉之設專備災祲遇災則舉以予民與糶三之買補亦異故有商而不征者歲歉則弛關津之稅是已又振濟補倉皆稅船料不稅米穀而撥運則并免船稅蓋以百姓者天子之赤子今有人憂其子之飢寒鬻食哺之猶屑屑抽分其餘夫苟求餘孰與不哺且榷稅者求稅之盈不問民食之有無臨民者求於民有濟而不計稅之多寡閣下今日所處實兼其任利害尤不可不審也夫一歲之稅千百於所采買

之數數苟不足非以采買免稅其足亦非以采買納稅也而使州縣之吏因是規減於所采買之數曰吾非糶不足稅因之也何以爲采買不力者責乎或謂采買吏有贏餘稅於吏非稅於民此尤非也古之善理財者莫過劉晏晏於揚子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曰所費實不及半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今執事者多當先使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其後有司減其半船益脆薄漕運遂廢至宋時商有稅吏而爲商則不稅非以厚吏也亦使之無敗乃事而已況其爲國家之公糶有定則而無私債又非若比者查例買稻一石準價六錢米倍之

價過則止不糴今價日昂計石一兩以外例不能增以一州計之所糴尙不及三之一其無益於稅又明甚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五歲

希音堂集重修先農壇記壽州故有先農壇在東門外
自分治鳳臺在今縣境至期州縣同詣行禮已各耕於
其藉以爲常有正殿三楹祀先農殿之前爲露臺外繚
以垣墉右爲藉田州若干畝縣若干畝乾隆三十八年
圮於水四十年紳士某等以重修請於是括庫贖銀百
六十餘千鳩功如舊制始於十月某日越四十一年正
月某日訖工 又王平周壽序丙申余邀至壽州又偕

至泗凡五年壽號繁區積案如山君手披筆覽恣中冑
繫其在泗亦然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七歲

希音堂集梁封翁墓志余知壽州日獲交巘戊戌春秩
滿北上道亳州拜其母劉太孺人於堂上 又書孝婦
張氏事略後戊戌春余在京師同年曹君劍亭示余以
所爲張氏割股事略俾爲傳 又上閱大中丞書

鶚元字峙庭歸安人
府君鄉試座師也

佩幼貧寒賴父母手力以育以教

幸邀科第於乾隆三十一年選任歙縣有胞兄一人自
幼篤疾不克侍養因奉父母至歙自是調合肥升壽州

皆在任所四十三年父母年俱七十以上母更多病適
佩俸滿引

見便道送歸本籍及到京事竣假歸見父母歡甚大勝在

署時案是年先大母陳太宜人又陽泉山莊記戊戌春

余父母歸自壽州居焉每長夏綠陰蔚然泉流潺潺不

知有暑吾父母安之余亦喜其遠城市得以讀書教子

又上閱大中丞書回任後於臨淮塗次曾面陳鄙曲

時已派差務義不敢辭是年冬旋擢泗州案所派差務

州城垣官署倉庫壇廟及遷徙民人之事故

四十四年己亥四十八歲

墓志己亥題署泗州案墓志蓋據奉到

四十五年庚子四十九歲

希音堂集移泗州治記泗在省西北轄天長盱眙五河

舊治在州之南淮水之北去盱眙二里康熙十九年淮

漲城圯建治盱眙山之顛其所治乃在西北懸絕淮湖

遠者至百五十里虹屬鳳陽府地小而高鄰於泗乾隆

四十三年巡撫閔公請裁虹爲泗版圖民賦一併於泗

而以其城爲州治又於泗之半城增設州判一員四十

五年余由壽遷泗又亳州救災記余知壽州日梁君

聞山每爲余言戊戌七月亳人被水之慘與州牧江公

名恂字子九號蔗畦儀徵人官至廬州府知府

振救之勞今年四月余遷泗州

公遷六安同日引

見江甯行宮逾月公升知鳳陽府又逾月余至泗州

此碑為是年十月十二日撰邑人梁巖書碑在咸平寺又案蔗畦太守之子德量乾隆庚子一甲第二人官至監察御史世所稱秋史先生也江蘇詩徵載其辛亥秋以官通驗舊文牒至亳州重游咸平寺實際上人以梁聞山大令書府君救災記碑本見遺七律一首即此碑也

又上閱大中丞書兩

年來每念親老子幼輒如盲迷連月不得家信則惶及得則又惶見書黏紅籤乃稍安例父母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予告終養今佩父年七十五母年七十二胞兄自幼病癱任內亦無經手未完事件前月得父書俾

佩遵請又以幸邀

覃恩請泗州之封須用泗州印篆故未敢造次俟到泗卽擬通稟詳請謹先瀆陳 墓志先是鳳泗等處民惟種稻薄水旱卽災公曰三農生九穀而一之可乎乃相土之宜令民廣樹藝以儲其蓄並請於大吏行於各郡邑民多賴之 希音堂集論鳳泗水旱書古者水旱謂之天災鳳泗二屬遠者勿論自目所經見十餘年來七八災矣常究其故而知其說之不必然也周官太宰以三農生九穀注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大小豆大小麥或曰無秫大麥有梁苽蓋地有不同生物則一

故多其種別其性權其時高無苦乾下無苦溼又盡其
四支之力是以四種而五穫民不知災禹貢揚州厥土
惟塗泥職方揚州其穀宜稻然爾雅黍稷注今江東人
呼粟爲黍眾林疏黏粟北人用之釀酒吳都賦言穉秀
菰穗是揚州不專宜稻也鳳泗遠在江北地據高阜與
江南異淮渦汜濰岸高崖深水利不通而其所種則惟
稻近稍有種麥與菽者不過十之一二當春夏之交稍
有積水過此則全賴雨澤又惰窳性成秧一入土袖手
待食及其無穫則諉之天災國家常費數十百萬以振
之上之恩澤日以厚而其本業日益荒流離亦愈甚農

者天下之大本今既無以供上之需反歲有所殫不知
紀極非經久之計也漢汜勝之有區田法教民糞種負
水澆稼其法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
五月種穀大小豇菜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穀
豆二麥各百餘區山藥芋子各一十區通約收四五十
石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今可放其意行之如有田一頃
者種大小麥五十畝秫粟二十畝稻二十畝芋菜之屬
十畝麥後種大小豆二十畝蕎麥三十畝以是類推低
田乃種稻高田則種雜糧有司以時課其多寡督其勤
怠設有雨暘不時失於此必得於彼歉於前必豐於後

如此數年民俗稍變庶無飢饉之虞矣或曰俗言高田一倍低田數倍誰有舍多而取少不知稻之多穫以近水澤資灌溉也徒聽之天與石田何異苗有耐水有耐旱黍稷林麥俗謂之旱糧蓋其稈長穗堅水不能過旱不能傷綜計其利固與稻入無殊或又曰民習種稻恐地利不宜曰周官草人有土化之法蓋地可使肥又可使棘果廣種力耕何患無穫且鳳泗地勢與西北同今西北之人未聞時憂水旱也又今年近水皆有災高田則收穫如故而天長盱眙兼憂旱者正以稻多而他穀少也故欲使鳳泗無災莫若勤農欲勤農莫先廣種此

令一行非徒使各食其力而所為移風易俗之道亦在是矣倘蒙采錄乞下鳳泗各屬施行不勝大幸

案府君將勸泗

民以廣種於是募吾鄉農夫之工巧者為作田器先試之於壽州壽則大獲既泄泗州遂力行之期年民稱便乃請大吏下其法於江北各州縣而其農夫之自泗歸者發給私田薄其租入至今為世業穆少時猶及見耆老佃戶為說當年課耕

又論免稅書卑州都圖五十

江南事縷縷可聽云
三里田地六千餘頃自康熙三年至十八年屢次開除荒沈田地四千餘頃見存者二千七百四十三頃零歲征銀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兩零乾隆二十六年會勘籌議案內豁免窪地二百六十餘頃銀二千二百七十餘兩三十六年欽奉

恩詔案內前知州謝牧查實窪地二百六十六頃五十八畝請豁免經前藩司屢次駁詰至四十四年前知州劉牧始以冊田二十一頃三十五畝八分銀一百八十三兩八錢詳準題免夫當免之田原不僅此顧駁詰至數年乃定推其故蓋恐官物失陷期核實無濫而已竊念今日之泗比昔已去三之二又屢遭水旱所費不下數十餘萬豈爭此區區者哉泗地本窪下迫近淮湖自往歲黃淮合流游蕩數十里水勢反高於田此一害也黃水漲發清口壅遏不暢則湖水倒灌而上此一害也蕭碭宿靈上游之水淮湖者大則泛濫於泗又一害也是

潦固災不潦亦災河決爲災不決亦爲災異時東北鄉如青陽半城古浪湖等堡煙戶稠密號爲殷富今亦寥落不及昔之三四皆編筏結網以漁爲生其舊存錢糧有代輸於里長有攤分於保正去年四月奉到

恩詔內開直省有攤沒田地其虛糧仍相沿追納者該地方官查明咨部奏請豁免卑州現在田地內如三十六年未免之二百四十餘頃已成巨浸深者積水至五六尺又頻年被水至去歲七月黃水決溢先後續報冊沒之田三百餘頃皆與淮湖相連不能復涸例宜豁免謹繪圖貼說伏祈垂察 又論振本色書今歲泗州併舊

虹應振之堡四十六處其災分與四十三年同但往年九分災極次給十二月一月本色七八分災概給折色詢其故由四十三年被災州縣多而亳州蒙城懷遠鳳陽等處災分尤重處處需用本色是以七八分災概給折色以災多而糧少也今歲安省被災者三數處泗州爲重雖撫振兼施誠恐一屆寒冬民間購食維艱見奉撥各處麥豆二萬四千石以今歲七八九分災區比放四十三年口數十二月普振本色約需糧二萬七千石計所缺止三千石尚有泗州倉貯足以敷用卽再撥他處穀亦無多又民食米爲上麥次之黃豆爲下今歲泗

州奉撥雜糧豆居大半以之平糶非民食所急貯倉尤腐朽堪虞不若悉舉以代振使實惠均霑更可使糧價頓減一舉而數利存伏惟裁察 又論泗州關稅書卑州灘河上通河南下達江蘇商船通有故曩設關權今新河口關是已灘又自渭橋分支由城西北至東南入淮岸狹流淺每夏秋水漲閒有小艇來往冬春水涸則絕乾隆十七年前道憲乃更於此設關稽查臨河新河兩處漏稅之船非以權民也行之既久詐僞叢生自五穀雞豚匹布尺帛下至竹木薪炭入城有稅出城有稅又置人於四門日伺夜偵如張密網甚至詭稱巡關恐

喝取利物佑騰踊職此之故泗故虹邑地小民貧加以
連年飢饉辟久病之人加意撫養猶恐不支況可答撻
困苦乎竊計鳳陽關稅額每歲二十餘萬兩此地所入
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爲輕重萬一所榷之數不以充
正課而以飽胥吏則雖有如無又何便於此然皆知而
不言則以礙於位勢又恐稅不足額爲憲臺所不樂聞
耳夫稅之盈絀有得之於寬抑有失之於嚴嚴則撻括
必甚人多避之寬則商有餘利人皆悅赴如本非可設
關之地寬且無裨更出之以嚴惟有肆爲攘奪而已此
勢所必至也竊以既有新河口關州城之關可以不設

必不得已於夏秋水長船行時遣人巡視冬春則止惟
許稽查商販不得私稅民財并乞開示應稅物件使眾
聞知如此則商民兩便矣 又論開天然閘書昨因查
修天然閘地河道業將卑州濰河經流及應修各段繪
圖貼說上呈竊念茲事重大有不容默默者濰自宿靈
泗以至入湖上下數百里承上境及本境之水一遇盛
漲往往漫溢故修治爲宜然河身本窄黃水所過水去
沙留日日以甚河身反高於民屋其病由於引黃入濰
也蓋濰之於宿靈其經流而泗則兼爲其尾閭查濰一
由泗之謝家溝東南經卞河入湖一東北由烏雅嶺入

下江之宿遷桃源復折而南至泗之安河入湖一由荀家溝經泗西門南流入濰淮之支流既多非數十萬金不足集事且爲開天然閘而修無非欲導河入湖耳自河日南趨毛城鋪之減水入之峰山四閘之水入之間有啟有閉湖有增無減故病泗者莫如湖而淮次之而病淮與湖者尤莫如河設再益以天然閘之水一遇湖漲必致橫潰而濰必致淤墊如是宿首受害泗靈亦不免矣蓋天然閘之設原以防河漲保徐城爲今之計宜相視附河兩岸民居有當衝宜遷者遷之或陂障污澤舊爲河所游蕩今起隄防逼束未舒者決去之如此不



已然後開閘以泄之河所去旣多入閘者不至爲害庶幾徐安而宿靈泗亦安辟之一石之水必盛以一石之器不則必多其器而後能容今濰深廣不及河之十一苟防漲保徐專恃乎此是以斗卮盛石水有覆諸地而已昔人言開河如放火萬一旣開之後洶涌奔溢不可收拾如往歲儀封之決郭工之漫尤當早爲籌及又天然閘乾隆十一年經河憲高奏明以徐城誌椿長至六尺始行啟放以今校之卽長至六尺亦不宜放何者河屢決於豫境皆由下游梗塞水至六尺其實不過向之一二尺病在河高而不在水大又明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歲

希音堂集王平周壽序余之遷泗州也謀乞假終養同僚皆力阻君獨勸行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爲君五十誕辰余旣援例申請遂書此以贈 又玻璃泉記泉在盱眙第一山之麓前臨長淮右瞰洪湖有亭榭竹木之勝初泗之圯也遷治此山之顛泉在治之西偏今裁虹爲泗去此百八十里余去歲七月涖泗今五月乃得一至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一歲

墓志壬寅以父母年逾七十請終養大吏不使去日卽薦汝公以親老力辭大吏不能奪旣歸益隆奉養承歡

備至 希音堂集誥命碑恭紀四十七年秋以侍養歸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二歲

希音堂集冠山資福寺記乾隆四十六年余自泗州歸明年率兒輩游焉

五十年乙巳五十四歲

希音堂集誥命碑恭紀五十年

大慶仍聽請泗州封用加級得封四品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五歲

希音堂集游禪巖記蒲臺山在平定之西狀若屏風其西南深隱處爲禪巖巨石攢列屋皆在巖下有泉自石

罇出滙為小池冬夏不竭乾隆戊戌余以俸滿引

見乞假常至其地壬寅自泗州歸蒲臺歲一往游而禪巖

徑陡仄余又艱於行今丙午夏乃再往

九月二十二日先曾祖母王太恭人卒年七十有九是

年府君助知州金君源明修葺平定州志每類題詞之

文皆府君筆也旋以居憂不豫其事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六歲

二月金君修平定州志成府君代撰序

五十四年己酉五十八歲

七月初二日先曾祖登榮府君卒年八十有四

五十五年庚戌五十九歲

是年冬先考歲試入學第一名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歲

希音堂賸稿二場百問序制義盡人可為策非淹博經

史諸書明於政體者不能今夏暇日因擬舉經史及時

務所當知者百餘條俾兒輩以時講肄案先考既入學

之法作此書示之故知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二歲

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府君卒遺言不得隨世俗張樂

開筵受親友弔 墓志與人交寬和樂易雖御臧獲無

疾言遽色有他姓掘地得古冢公為收其骨買地以窆之春秋遣人祀之樂鄉居不殖生業惟蓄書數萬卷尤喜讀史以為可以鏡得失觀成敗嘗語其子曰汝輩能讀書吾雖貧樂已臨歿猶諄諄勸以勤學

府君著書陸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公餘雜錄三十

卷春秋世系尙未編定卷數希音堂文集無卷數社倉攷一卷平

定州志攷誤一卷三場百問無卷數重修歙縣志二十卷

黃山志二卷

府君生子五人長世父偁來按察司知事江西永豐縣縣丞子二秉武秉成

次世父性諳子三而康而恭而廉

次世父同越增廣生子一秉文齋廩生

次先考諱敦頤榜名敦來嘉慶辛酉科拔貢舉人辛未

科進士翰林院編修 記名御史戊寅科福建正考官

行抵浙江建德縣卒年四十七子四開暹國學生 勉

封修職郎晉暹廩膳生麗暹廩貢生平陽府訓導穆譜

名瀛暹道光辛卯科優貢生正白旗漢教習候選知縣

次叔父籀式出繼伯祖潤齋府君後子一蔭樞

謹案府君有著述垂世有實政被民出處本末見於朋

友贈言及家藏文稿者謹排比其略如右以備

國史采擇若無舊文可錄概從闕如蓋不敢以子孫私言
闕入一字也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朔日孫穆編并識

晉江陳慶鏞填
諱

附錄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 記名御史張君配王宜

人李宜人合葬碑銘

元附

廣西藤縣知縣同里任質淳撰

道光三年六月曉泚張太史繼室李宜人畢力所天邁疾
而卒其孤開暹等既合葬封樹如制復冀貞珉勾質淳一
言以表其阡嗚呼質淳與太史文字昏姻之誼至密且渥

其烏能已於言哉尙待請乎太史諱敦頤字復之榜名敦
來曉泚其別署也張氏自明初由洪洞遷平定 誥贈奉
直大夫新澧君之曾祖也 誥封朝議大夫鄉飲大賓可
舉君之祖也乾隆丁丑進士歷官泗州直隸州知州佩芳
世稱蓀圃先生者君之考也以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生
君合肥署中六歲生母陳太宜人授以孝經小學神識開
朗輒多解會稍長讀書日益不同塾師竇君泐作天馬說
況之年十四應童子試默諷十三經不謬一字學政戴文
端公諭學官曰此廊廟器速化可惜善培護之不患不遠
到也年十九茹古香尙書得君卷經義紛綸訝爲老宿補

州學生員第一君承庭誥不欲以帖括自封密勿經訓實事求是鍵戶精思往往達曙積瘁咯血醫不治乃養痾獅子山中繙方書得服氣訣沈心攝息期年疾大瘳尋丁蓀圃先生憂入京師從程蘭翹學士曹顧厓侍郎游皆蓀圃先生宰歛時所得士也數年學識益進嘉慶五年選拔貢生學政莫寶齋侍郎獎之日三晉多才對此皆當頰首六年舉於鄉闈作雄鼻非復舉子家數策對贍博尤爲軼倫七年罷禮部試歸遭陳太宜人喪綜酌祭葬不敢徇世俗溢分墮其家法君子許以知禮十年巡撫金公應琦與君交舊蒞任過君山莊邀至太原諮以地方利病平定居省

東界例食解鹽地寫遠向就食長蘆以無照會時爲關吏所持價騰踊民輒淡食君因以爲說於是金公通檄直隸刻石關門俾永勿阻遏十一年主講太平書院宏獎之效今猶在人口十六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十九年授職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治河方畧館總纂二十二年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二十三年五月

命充福建鄉試正考官行抵杭州感受暑風七月十一日至嚴州府建德縣屬之大洋遽不起年甫四十有七時吾州張君四箴適宰建德蓀圃先生弟子也實躬親棺斂云

君丰姿秀偉先臞後豐性復樂易入其坐者如依玉屏披
春風清和之氣襲人生平雅有特操非義之干千金蔑如
燕居默坐防意尤嚴嘗置黑白豆几上判別發念善惡如
趙叔平事其它細行不備書配王宜人陝西榆葭道凝會
孫女太學生繩祖女事舅姑以孝聞太史好施宜人實左
右之先太史三年卒年四十三子男四人開暹太學生晉
暹廩生麗暹廩生平陽府學訓導穆優貢生正白旗官學
教習候選知縣女二長適余次子模靖廩生次適介休楊
煦副榜貢生繼配李宜人浙江山陰人寶齋侍郎舅氏廷
夏太翁女歸太史十月而寡遂挈孤幼依侍郎以居教育

子女心力交瘁逮女適楊幼子學羸有成宜人疾已沈困
蒼黃返里不數日遂卒年二十四嗚呼士之懷才績學終
不遇於時者固已多矣幸遇矣匏繫閒曹終身不遷淹滯
無所試者亦時有之君四十通籍不爲早未七八年受
先帝特達之知不爲不深卽君之束脩自好以覲發揮其
素學者志氣亦不可謂不卓而顧中道淪沮辜 國恩殞
士望余竊爲君恨之 國家設科百數十年三年典試數
十人如君事者蓋亦尠矣將不如是不足表其人之奇邪
則無惑乎匏繫終老懷才而不售者聞君之事方且豔之
而稱之也曰苟如此死死亦不恨因系以銘曰

窮乃通通復窮大用有基如日方東胡以君之盛德而食報未豐陽泉之北峯佳氣鬱蔥賢媛相從後之名儒鉅公過而憑弔臨風孰不歎曰此張太史之宮

補菴張君墓志銘

原附

候補知縣李曰茂撰

君諱晉暹字仲明別署補菴世籍平定曾祖可舉國學生誥封朝議大夫祖佩芳乾隆丁丑進士安徽泗州知州考敦頤嘉慶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記名御史君性沈厚幼無子弟之過及御史公典試福建疾隕中途君偕其伯兄雞斯爾足舁匱歸葬喪儀摯性哀

感路人事孀母教弱弟咸中禮法內行允修爲文章灑灑源源若不可方年二十五州牧吳公拔冠試察補博士弟子疊丁大戚服闋占高等食廩餼所造殆未可量也乃天啟其紀粹患熱厥胸仆以萎痛哉君秉家學資復英敏不屑屑與世俗爭利鈍比從莫寶齋吳樸菴兩先生游向學益邃於程朱陸王之書臚列參稽九變復貫又善操觚牘縣學疾書自梯米以至尋引揮斥如志羣賞其工君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卒於道光十年六月十二日年三十有七娶黃氏子一孝祈女二俱幼越七年君之舅弟咨諸日者卜以十一月二十八日妥厝河嶺祖塋之次

以曰茂與君居同開學同師交契又至深句銘其藏銘曰
題之支也胡遽摧華之跗也胡遽折絲蔓洋洋泃嵐蒼蒼
子孫其逢兮萬世千秋視此楸柏之根

肩齋文集卷八

靈石楊昉校字



